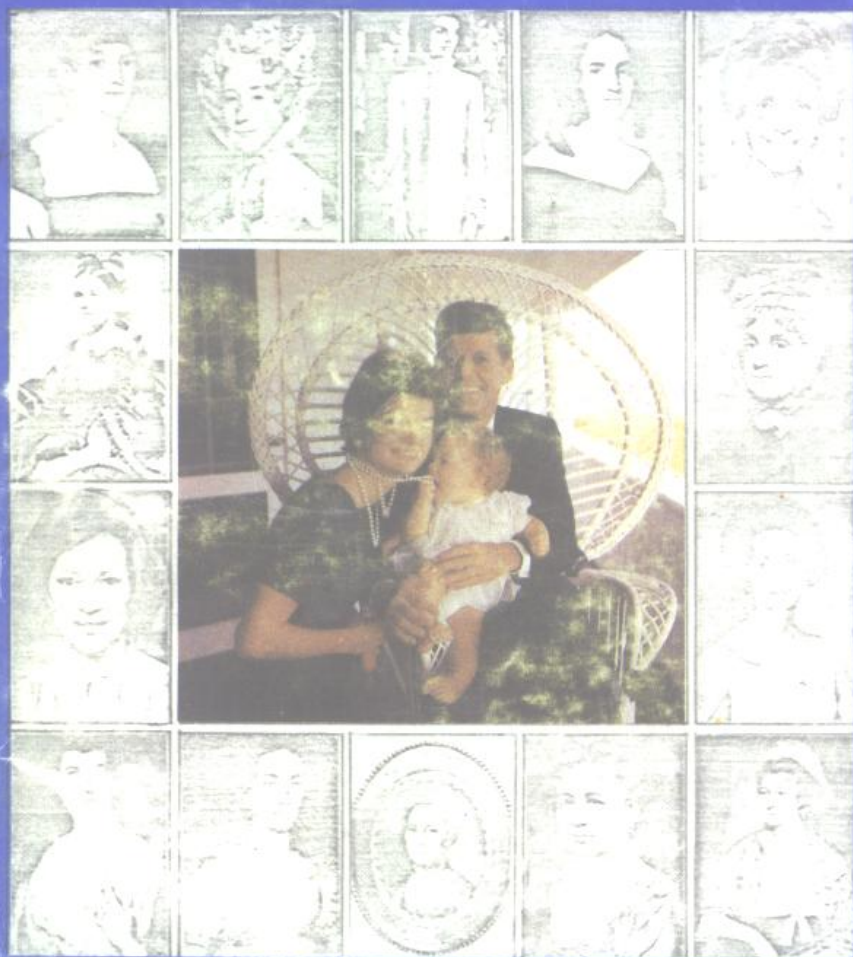


美国第一夫人外传

[美] 彼得·海 著



27
/

〔美〕彼得·海著 侯文蕙等译

美国第一夫人外传

東方出版社

Peter Hay

ALL THE PRESIDENTS' LADIES

Anecdotes of the Women Behind the Men in the
White House

Penguin Books 1989

根据企鹅出版社1989年纽约版译出

美国第一夫人外传

MEIGUO DIYI FUREN WAIZHUAN

著者/[美]彼得·海

译者/侯文蕙等

责任编辑/颜玉强

封面设计/肖 辉

版式设计/程凤琴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商学院印刷厂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1.75 字数/240,000

版次/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ISBN 7-5060-0290-6/K·74 定价7.10元

目

录

前言	轶闻与正史.....	(1)
一	她们的特征.....	(9)
	肖像——服装——信仰——缺点	
二	背景情况.....	(44)
	出身——童年时代——才能	
	——风度	
三	恋爱故事.....	(74)
	吸引力——求爱——婚礼	
四	关系种种.....	(113)
	婚后生活——困难——其他的	
	女人	
五	家庭生活.....	(150)
	家庭——趣事——家事	
六	工作.....	(179)
	女人的一天总有忙不完的事	
	——使命——战争时期——	
	愉快的工作	

七	心心相印..... (214)
	配角——政治作为——竞选 活动
八	公众形象..... (236)
	女主人——与人们的会见—— 新闻界——评论——旅行
九	在总统府..... (283)
	不动产——瓷器——工作人员 ——在餐桌旁
十	人世沧桑..... (326)
	归去——悲剧——独处—— 最终归宿
附录	美国历届总统及第一夫人
	一览表..... (364)
	译后记..... (369)

前言：轶闻与正史

在美国，尽管副总统也被看作（大概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是总统权力核心旁边的人物，他却与总统有咫尺天涯之隔，以致无法触及权力核心的脉搏。实际上，只有当总统权力中枢停止运转时，其间的密切性才能体现出来。从任何一种——但不是从宪法的意义上说，总统的妻子，一个世纪以来，被人们称作是这个国家的第一夫人，都处于比副总统更易于感觉到总统权力的脉搏，并且能以各种方式影响其运转的位置上。有的总统只是私下里向妻子征求一下意见；有的却公开这样做；还有的总统不管愿意不愿意，都会得到妻子的意见。在华盛顿的政客们看来，南希·里根对她丈夫的影响可谓举足轻重。每当唐纳德·里甘不听南希的意见，并挂断了同她的电话时，这位白宫办公厅主任就会从电视新闻中发现，第一夫人正在物色他的接班人。

约翰·亚当斯每做一件事都要告诉妻子阿比盖尔·亚当斯，并且征求她的意见；吉米·卡特总是定期地与罗莎琳·卡特共进工作午餐；埃莉诺·罗斯福在其频繁的旅行活动中充当着丈夫的耳目，还尽力争取总统对她的慈善事业的支持，尽管这些慈善事业在政治上常常并不是那么令人惬意；内莉·塔夫脱被指责说，是她让丈夫进入白宫的（而她丈夫自

己却宁愿在最高法院)；华伦·哈丁的“女公爵”则公开夸耀说，她所做的正符合她的身份；在伍德罗·威尔逊中风躺下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伊迪丝·鲍尔琳管理着这个国家，内部知情者们私下里都称她是“代总统”。

某些第一夫人对美国的公共政策的影响比别人多一些，但所有的第一夫人对她们丈夫的个人生涯都毫无例外地有着十分明显的影响。而作为竞选伴侣被挑选上的副总统——往往是在烟雾缭绕的政治会议室里，在不太光彩的政治交易中匆匆做出的决定——大多都要列入应该被人遗忘的人物之列。总统的真正伴侣是他们的夫人，他们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恋爱才选择共同生活在一起的。这些未来的总统们在政治生涯处于起步时就开始追逐他们的配偶，这时这些女人对她们的求爱者影响是非常大的。据说，伊莱扎·麦卡特亲自教丈夫安德鲁·约翰逊读书写字；一个名叫米尔德·菲尔莫尔的女裁缝，很有见识地同中学教师阿比盖尔·鲍尔斯结了婚，阿比盖尔为雄心勃勃的丈夫安排了四年时间的学习。像安德鲁·杰克逊和切斯特·阿瑟这样的鳏夫们，每天都从对亡妻的回忆中吸取力量。

不过，从总体上看，第一夫人们身上还是蕴含着妇女在美国社会和家庭里的地位的大多数传统观念。根据刘易斯·L·哥尔德教授最近在《女主人与贤内助》一文中的说法，埋没在这些男人后面的夫人们，既有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家庭主妇，也有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文艺演员。但是，任何离经叛道都会招致非议和蔑视。正如贝蒂·波义德·克洛里教授最近在她的那本主张女权主义的著作《第一夫人》中写的：

不管总统夫人们如何胜任自己的工作，她们都不会缺少诋毁之人，对她们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指责。例如，说玛丽·林肯生活奢侈，玛格丽特·泰勒举止粗俗，多莉·麦迪逊待人漫不经心，伊丽莎白·门罗盛气凌人，露西·海斯过分拘谨，哈丽雅特·莱恩服饰太华贵，珍妮·皮尔斯过分伤感，玛莎·华盛顿过分衰老，朱莉娅·泰勒年纪太轻等等。只要她们对自己的丈夫或政府产生了某些影响，她们就会遭到各种指控，如“女人当权”（如伊迪丝·威尔逊）、操纵丈夫的前程（如弗洛伦斯·哈丁）、让总统做传话筒（如埃莉诺·罗斯福）和“招惹是非”（如南希·里根）。

在以上谈及的第一夫人中，埃莉诺·罗斯福恐怕是最有资格说她拥有自己独立职业的，但她自己仍然认为，这主要还是由于她是总统妻子的缘故；她十分赞扬和羡慕她的朋友洛列娜·希科克独自取得的那些成就。至今我们还没有看到，哪一位总统的夫人会因为舍不得自己的工作而放弃到华盛顿去的。例如，南希·里根为了献身丈夫的事业，非常乐意地牺牲了自己的好莱坞生活；人们怀疑珍妮·怀曼这样的大明星是否也会这样做。伊丽莎白·泰勒与参议员约翰·沃纳短暂的婚姻，使一个独立的妇女在一个差不多全由男人统治的城市里面面临的各种困难更加引人注目了。

早在1774年，阿比盖尔·亚当斯就在给她丈夫的那封著名的信中说道：“就在你们宣告对人类要友好和平、解放所有民族的同时，你们，却仍然保留着对妻子们的绝对权力。如果再不给予我们妇女以特殊的关心和照顾，我们就将决心发动反叛，并将使我们自己摆脱任何一个我们妇女没有参与制

定的法律的束缚。”后来成为第一夫人的女人们，当初一般都没有确定的意愿要嫁给未来的总统（当然，玛丽·托德·林肯和内莉·塔夫脱是明显的例外）；她们在政治上的野心没有丈夫大，大多数都未曾想到她们后来会去白宫生活一段时间。她们不像那些王室贵族，从一生下来就受到如何充任公众和礼仪角色的训练；也不像那些总统候选人们，在竞选或任命的各种岗位上经受过考验，还经受过选民和新闻界各种转弯抹角地无休止的提问，她们往往是丝毫没有准备地、有时则是违背意愿地一下子成了众目睽睽的中心。她们当中很多人都对这种生活上的突变很反感，而且感到不舒服，同时情愿让她人顶替扮演这个角色。有些人，如多莉·麦迪逊和路易莎·亚当斯，终生都活跃在首都社交界；但另一些人，如帕特·尼克松——而且，让人奇怪的是，还有杰奎琳·肯尼迪——在公众场合却感到恐惧。贝蒂·福特感到自己突然意外地住进白宫后，重新发现真正的自我已处在一场公共形象危机中而无所适从。华盛顿的一位“穴居人”，1915年对伍德罗·威尔逊的第二次婚姻的评论至今流传不衰：

“当伊迪丝·威尔逊第一次来到白宫时，她不得不面临许多社交问题。我想实在应该为总统的妻子办所培训学校，好让她们有机会试试角色。有幸居住过这座古老建筑的、已故或离任的这一长串夫人们，已经建立起各种各样的准则和日趋完善的规范，她们不断地修改着、增补着、重复着，结果，就使这个名义上很简单的职位实际上已变得十分复杂。”

关于以往的第一夫人，人们，包括她们自己，已发表了不少东西，其中大多都试图反映出这个角色早期的概貌和关

于它的各种评论，早期的这个角色模式同现代美国妇女的联系正日渐减少。与此同时，第一夫人的办公室却日益成为白宫政治机构的一部分，拥有约20多个工作人员，并且有了决不仅限于纯社交职能的议事日程表。总统府图书馆内，现在各个第一夫人的专门档案，还有关于总统夫人这一角色的各种学术会议记录和专题研究报告。不过，我发现一个轶闻收集家却面临着明显不同于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面临的困难。例如，我的其它几本轶闻书涉及到戏剧、商业和法律等广阔的领域。这些领域都无疑具有数百年的悠久传统；它们在许多国家中都含有许多职业。但许多国家唯独没有总统这一职业，更不用说总统夫人了。美国的第一夫人总共才50多个，而且都是生活在这同一个国家的短短二百年里。她们之所以被凑巧联到一起，主要是因为她们丈夫争取或得到了这个国家的最高职位。因为第一夫人们都被看作——她们自己也这样认为——是丈夫的附庸，所以，她们的个性总是遭到削弱，才能也常常受到限制。这一点在有关总统职位的轶闻传说中体现得非常清楚。在这些轶闻传说中，总统夫人们的活动本身就已构成一种独立的背景，而很少是丈夫言语活动的陪衬。

凡是涉及大家耳闻目见的那些名人的轶闻逸事都容易被流传下来。在日常的各种纷繁杂乱的事件中，更容易被人记住的是被确认创造了那些轶闻的人。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初期，恰好是英格兰的轶闻收集大家约翰逊和鲍斯维尔所处的年代，那时候，在欧洲大陆到处是传播宫廷流言的人。18世纪晚期，出版商们总想在每本传记的题目上都加上“轶闻”一

阔，以增大销售量。在华盛顿，社交生活是围绕总统招待会展开的，招待会虽然是正规的，但却很亲切，当选的总统们发现，这样很有好处，可以让周围的人感到轻松自在，并且可以使他们觉得，总统也是他们中的一员。自白宫第一位现代新闻明星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人们总是希望总统能成为舞台上(或台下休闲的)的表演出色的喜剧明星。在这方面，总统最不喜欢同妻子竞争。他们总是认为，妻子们可以公开露面，但不要发表什么言论，这种倾向在华盛顿夫妇和肯尼迪夫妇那里也一样存在着。

另一方面，由于存在着有关第一夫人这样一些明确的事实，即她们的生活与观点不为人知、她们的影响大都处于秘密状态、她们的行为被历史学家们认为是无足轻重的等等，因此就使得第一夫人成为人们制作轶闻的理想材料。约翰逊博士借用了希腊语“轶闻”一词，本来一般指未公开的东西，但他在《词典》中引申为：“秘密的历史……自法国革命后一直被使用。”在以后的版本中他又加到，“用来指传记中的故事，私生活中的每一个微小的部分。”当轶闻收集大家鲍斯维尔去科西嘉之前，约翰逊对他说：“给我们讲讲轶闻吧，越多越好——我喜欢各种各样的轶闻逸事。我想，总会有那么一天，人们只用这种写轶闻的格言体写书，不再用叙事体，而且也将越来越厌烦用构思、联想和解释以及写一本巨著时所用到的一切艺术手段。”本杰明的父亲艾萨克·第斯列里发现约翰逊的定义不够全面，他在《关于“轶闻”一词的考证》(1793年)一文中评论道：“这个定义将轶闻的用法仅限于传记，但轶闻是可以用于更广泛的领域的。这在百科全书中有更正确的定

义，‘用来指分散的有趣的小故事之间联系的词语’，我们给艺术编撰轶闻同时也就是给艺术家编撰轶闻，给战争编撰轶闻也就是给将军编撰轶闻，给一个国家编撰轶闻也就是给统治者编撰轶闻。”

我用心地记住了约翰逊和第斯列里的定义。总的说来，这本轶闻选集已略去了令人厌烦的构思、联想、脚注以及“写一本巨著时所用到的一切艺术手段。”同时，我决定，与其依次序给每个第一夫人写个小传，还不如将“分散的有趣的小故事联系起来”作为我编写的原则。为了突出本书的轶闻手法而不是历史手法，我还放弃了按年代顺序的写作方法，而这种写法曾经非常成功地被小保尔·鲍勒运用到他的那两本关于总统轶闻的著作中。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每个总统都具有历史的重要性，而他们的妻子却并非如此，有的在丈夫入主白宫前就已去世。在这里，我不想重复那些对第一夫人们的美德和经历细节上的描述，因为这些在文学作品中已经描述得够多的了。我并不因为老是谈及人们熟知的夫人，而删去那些没有什么故事留下来的夫人而感到惴惴不安。我写书的根据是她们的思想和行动、她们的那些很不寻常的故事，而且，我还想记录下她们是怎样在不同寻常的环境中保持了普通人的那种本色的。

一个英国作家曾经把“轶闻”一词当作是为流言蜚语而设的华丽之词。在精心挑选材料的过程中，我不仅触及到“秘密的历史”，也触及到“私生活的每一个微小的部分”，而且，很坦率地说，还触及到恶意的流言蜚语。1987年11月22日，《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托马斯·杰

斐逊与女仆萨莉·赫明斯长达数10年的暧昧关系究竟是历史事实，还是对英国宣传成功的产物的激烈争论。从一个轶闻收集家的观点看来，这种争论——即使是历史事实——也只能勉强强算是一件趣事。真正重要的是这个故事流传了近二百年，而且史书、传记、小说、戏剧都谈到它。在虚构小说与真实记载之间的那块尚未有人涉足的领域里，轶闻独有着永远迷人的吸引力，或许这本该是那些事情的本来面目，就好像生活总是能和小说相媲美一样。跟神话和史诗一样，在一个轶闻中重要的是故事本身以及故事怎样流传。经过艰苦的历史考证才被确证的历史事实，是否有利于戏剧的表演是不一定的。历史对轶闻来说只是个脚注，而非其它什么了。

不过，为了增强另一种真实性，我还是想方设法、尽量保留原始记录，而不是自己重新编写那些材料。因为有在戏剧界工作的经历，我对戏剧场面的兴趣仍很浓厚。总是想知道，而且也相信，一些外交官或者秘密战争中的女人为什么那么费尽心计地保留那些抢拍下来的有关人物的荒唐或痛苦悔恨事件的照片。有些材料，我明明知道并不准确，但仍然吸引着我，正是由这样的材料，构成了戏剧的情节与高潮、简洁与惊奇、人物与对话。这正是轶闻的本质，也是为什么温斯顿·邱吉尔爵士曾称其为“光彩夺目的历史玩具”的原因。我喜欢把玩这些玩具，也希望你们，广大的读者来与我一块玩赏它们。

写于洛杉矶

1987.12.11

她们的特征

肖 像

脾 气

在弗吉尼亚州，流传着一种说法，即华盛顿夫人有无数优点，但脾气却有点不好，而且还时常喜欢吹吹枕边风来影响丈夫。但这种说法是没有足够根据的，因此最好不要理会它。不管怎么说，优秀的家庭主妇常常并不是以性情和蔼著称于世的，而且这些声名显赫的人物的妻子总是要参加很多交际活动，尽管这对保持家庭平静也没什么好处。不过，我们这样说一点也无助于约束那些长舌妇们的唠

明：她的婚姻是怎样带给了她丈夫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迅速地提高。

像贵格会教徒一样整洁

大约在1816年，多莉·麦迪逊常常被描述成一个非常华丽、高贵的夫人，总是浓妆艳抹，带着头巾。她喜欢鲜明的色调和服装的雅致，不过，她总是穿着价钱并不高的衣服，而且，总是保持着一个贵格会教徒式的整洁，还带着一丝贵妇人高雅的情趣。

两个来自西部的普通妇女，路过华盛顿时，决定去会见麦迪逊夫人；但是，她们到达首都时已是深夜，而且第二天上午又要离开，她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才能见到总统夫人。第二天早上，在大街上碰到了一位老先生，就小心翼翼地走过去，询问去总统官邸怎么走。老先生正好是麦迪逊夫人的老熟人，于是就很高兴地领着她们一块儿去白宫。当他们到达时，总统一家正在用早餐。麦迪逊夫人迎了出来，表情极为和善，任凭两位好奇的老妇女上下打量她。显然，她们感到非常吃惊，因为她们看到，这样高贵的夫人却穿着普通的黑礼服，脖子上围着的是一条亚麻布围巾。很快，总统夫人的友好接待使她们变得轻松自如了。她们在结束这次难忘的访问，起身准备告辞时，其中一个说道：“或许您不会介意，我想告诉我的女儿们，说我吻过您。”麦迪逊夫人听了，并不感到恼怒，还大方地吻了她们俩。二位老妇人扶了扶眼镜，带着深深的敬意，满意而去。

她是化了妆的还是不化妆的？

多莉·麦迪逊是否使用化妆品的问题引起了华盛顿社交界的激烈争论。华盛顿著名的社交女主人威廉·西顿夫人说，“听说麦迪逊夫人爱用胭脂，但我既没亲眼见过，也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在一次海军舞会上，当年青的汉密尔顿海军上尉给她赠送那面马其顿军旗时，我亲眼看着她的面孔。”但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她的一位热心的崇拜者试图使他的一个朋友相信，总统夫人并不爱虚荣。“可是，”他朋友说，“你说过，她总爱用胭脂和香粉。”“是的，没错，她爱用，”他回答道，“但那是为了使同她一块儿的人们感到满意和愉快，并非她爱听赞美。”

丰满的肩膀

在麦迪逊夫人的朋友、熟人当中，凡是到华盛顿来的，没有一个受到冷遇。不管是老人还是青年、绅士还是平民、贵格会教徒还是世俗之人，都能被邀请到白宫，在那里受到欢迎。这位好客的第一夫人的一个侄孙女曾高兴地谈到，一位费城来的朋友，在同总统一家就餐时，是如何同总统夫人一问一答、互相取笑的。

麦迪逊夫人，身穿一件敞领的夜礼服，露出丰满的肩膀，显得格外漂亮。在桌旁坐下后，她将酒杯举到嘴边，给客人行过礼，愉快地说道，“朋友哈洛韦尔，为你丢失的宽边帽干

杯！”这位一向戴着宽边帽的贵格会教徒，一点不胆怯，给夫人回敬一礼，说道，“为你丢失的手帕干杯！朋友多萝西！”

麦迪逊夫人同她的姊妹们肯定为这机智的应答大为喝采了！——这些“温莎宫里快活的娘儿们！”华盛顿·欧文*惯常这样称呼她们。

清教徒一样的冷峻

19世纪的一位作家，在下面这首赞歌中，对艾比盖尔·亚当斯添上了权威的（甚至自负的）色彩：

她高傲的面容带着一丝清教徒的严肃。这不是系着腰带的维纳斯、而是顶着头盔的密涅瓦的面容。她写的所有信件都显示出她是个喜欢教训人的人，作为新英格兰乡村牧师的富有教养而又充满自信的女儿，她说话的语气如同在传教布道；又如同是遵从本地区人的习惯，对麻省之外与她个人毫无关系的事情从不招惹是非。或许是她所理解的男子汉气质增添了性格的倔强。但是，她拥有更多的、可以掩盖这些小小棱角的智慧与道德品质的长处，而这种长处可以得到我们无限的尊敬与仰慕。她那新英格兰人的冷峻一旦消失、并点燃为热情时，那就不再是燃烧着的麦秆，而是一块热彤彤的钢铁。

* 华盛顿·欧文 1783—1859年，美国作家。——译注